

## 读与吸

林从欣和 Patrick Staff

### 读

在史蒂芬·布纳的 *Sacred and Herbal Healing Beers* (编者注:《神圣的和草药疗愈的啤酒》) 一书中, 他描述了一种混合了啤酒花和黑升麻的甘草艾尔酒配方, 并警告说, 这种啤酒中这三种植物的植物雌激素含量很高, ‘男性过度使用……会刺激乳房生长——一种有些痛苦的体验。乳房不会发育过多, 却足以引起疼痛、乳头敏感以及由此引发的神经性恐惧。’他指出, 减少摄入量会减轻这些症状。P. 用铅笔轻轻圈出‘敏感’二字, 并用猫形便签在页面上做了标记。这些都是植物界的‘长期伴侣’、‘剩女’和‘单身阿姨’。

P. 与一位医生朋友分享了保罗·格兰特和沙敏·拉玛萨米 2012 年的研究论文《关于植物衍生的抗雄激素的最新情况》。她说, 她对于有这么多的‘天然’化合物会影响我们的荷尔蒙感到很惊讶。ILY.和 P.谈起用阅读反叙事作为酷儿实践, 以及以酷儿的方式阅读植物学文本。什么是草药医术的古代性? 什么是性别转换的现代性? 什么是草药医术的现代性? 什么是性别转换的古代性?

荷尔蒙改变身体的软组织。芍药原产于亚洲中部和东部, 在体内合成时可引起芳构化。芳构化是由于其分子结构的化学成分中增加了一种叫做芳环的东西, 芳环是由 6 个碳原子组成的环, 每个碳上连接一个氢原子(也叫苯环)。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当添加了这个环之后, 你体内睾酮的形状就会变得更像雌二醇的形状, 所以它具有雌二醇的功能, 而不是睾酮的功能。分子的形状决定了它的功能。这有点像锁和钥匙的关系, 正确的分子钥匙必须插入细胞表面相应的受体锁中, 才能指示该细胞去做钥匙分子希望它做的事情。

C.读到科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在恍惚的幻觉中看到了衔尾蛇, 一种吃自己尾巴的蛇, 便想到了苯分子的形状。科学的神秘性质。理性主义及其权威之间的不一致。大自然中充满了预知的幻

觉：拥有雌性阴茎的巴西洞穴昆虫 *Neotrogla*，偏爱雌性宿主的沃尔巴克氏菌，从无生命物质中产生的脆弱的无毛小鼠。

可以说“这是一种令人发毛的情况”来表达难缠的、有问题的、纠结的。大多数有胡须的女圣人，她们长出面部毛发是神启的反婚姻行为。但约有半数的多毛症女性可能含有高水平的男性荷尔蒙，即雄激素。锯棕榈 (*Serenoa repens*) 具有抗雄激素的作用，这意味着它可以降低体内男性荷尔蒙的水平。一项初步研究发现，多毛症的女性喝了留兰香茶后，血液中的游离睾酮减少。而经常服用浓缩酞剂形式的松花粉可以提高能量水平并促进多毛症。

关于改写肉体 and 文体，有趣的是，瑞娜·尼西姆的较早版本的 *Natural Healing in Gynaecology*（编者注：《妇科自然疗法》）将一个更明确表述的堕胎配方的措辞改为“通经剂”，呼应了早先关于避孕和堕胎类植物知识的混淆。在 1705 年版的植物插画家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关于荷属苏里南毛毛虫和相关植物的书中（为了寻找利润丰厚的中国蚕的替代品而收集的），在红蝴蝶 (*Caesalpinia pulcherrima*) 下有一项注释，说明它是“不受荷兰主人善待的印第安人……用于堕胎的，这样他们的孩子就不会像他们一样成为奴隶。来自几内亚和安哥拉的黑奴要求得到良好的待遇，威胁说要拒绝生孩子。他们亲口告诉我的。”后来出版的梅里安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删掉了这句话以及关于其他可用作堕胎药的植物的说明。<sup>1</sup>

1790 年代末，柏林蒂尔加滕公园的叉子圆柏 (*Juniperus sabina*) 被铲除，因为游客“对它们表现出太大的兴趣”<sup>2</sup>。1935 年，由于鼓励生育的纳粹党人严厉打击堕胎，种植叉子圆柏受到禁止。格林兄弟的童话《杜松树》暗示了对于树的有争议的生死政治的被压抑的认识。在这个故事中，一位母亲在树下许愿要生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了，母亲死了，并被埋在树下。这个男孩——父权血脉的继承人——后来被继母杀死，但以鸟的形式复活，并借助杜松树的帮助得以复仇，仿佛这棵树因自己杀死了继承帝国父权基业的国家未来的小战士而后悔。

---

<sup>1</sup> Londa L. Schiebinger, *Plants and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04), 107–115.

<sup>2</sup> Londa L. Schiebinger, *Plants and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04), 127.

更有可能的是，正是因为树的冷漠，才导致我们去扯、剥它的叶子和树皮——敲打、弄干、捣碎、烟熏它的部分，以此来凝固这个瞬间，此刻人们指着被砍断的红杉树干上的年轮说：“在这个时候出生，在这个时候死去。对你来说，这只是一瞬间；你没有注意到。”<sup>3</sup>

## 吸

吸入和摄取云。我们呼出的一小部分是二氧化碳，但大部分是剩余的氧气。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有 21% 的氧气，其余的是氮气。当我们吸气时，我们并没有把吸入的空气全部用完。在我们的嘴和肺之间有这样一种东西叫做‘无效腔’——氧气就在那个无效腔里。软组织。如果我们把人体想象成一栋公寓楼，我们会看到一个半废弃的空间，就像《银翼杀手》中（云雾缭绕、雾气弥漫的）的布拉德伯利大楼。有些公寓有人居住，里面摆满了基因改造的玩具，或者是疯狂科学家的终身伴侣（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工作就是创造人造人。有些建筑是“无效腔”。10% 的公寓里充满了细菌，它们在维多利亚式楼梯的错综复杂的花纹中肆意攀爬，锻造着我们的冲动和欲望。科学家琳·马古利斯认为，也许我们的意识本身就是从细菌应对温暖、食物和光线之类的简单刺激的运动进化而来的。<sup>4</sup>

烟是物质在燃烧时，空气中的固体和液体颗粒以及气体的集合物，还混合着一定质量的空气。烟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被需要的火的副产品：炉子、蜡烛、壁炉、纵火、森林火灾、燃烧的油田。关于香烟的烟：二手烟，衣服上的烟味、口臭、沙哑的声音、肺癌。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P.读到，一座正在燃烧的房子上的烟会在墙上烧出 V 字形。当物体着火时，会产生这样的图案，因为热量和烟雾会向外发散；因此，“V”字形的底部指向火苗开始的地方。

在 P.发给 C.的一篇来自《洛杉矶书评》的采访中，媒体理论学者约翰·杜翰姆·彼得斯说：“云代表什么意思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对云的解读是对于如何解读和不解读自然的范例。”他说，云

<sup>3</sup> Alfred Hitchcock, director, *Vertigo*, 1958.

<sup>4</sup> Lynn Margulis and Dorion Sagan, “Speculation on Speculation,” in *Slanted Truth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7), 113–126.

提出了根本的问题，即意义在何处。它们致密，然而——有人说——没有意义。它们充满着信号：问一名水手、一名飞行员、一名农夫或一名消防员，云意味着什么。

从工程学的观点看，烟雾的散发性能会被用于熏蒸、通信或烹饪，利用其进攻和防御的能力。用于调味和保存；利用其内部燃烧。压力。在这些情况下，它可能成为一种可用的毒素，一种引导下的负荷和推力，或一系列可解读符号。在这些情况下，正如人类工程中常见的那样，它大多脱离了它的源头和自身的生态系统和意义。烟幕不仅阻挡了形象，而且彻底扰乱了它。

詹姆斯·洛夫洛克和琳·马古利斯将盖亚假说中的地球描述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其中云是地球的肺，河流和海洋是血液，土地是骨骼结构，而活的有机体是地球的感官。<sup>5</sup> 投射人类中心主义的隐喻有其局限性，因此就以加州红杉为例来指代植物王国。数千世纪以来，组成红杉树的大部分（97%）组织被我们认为是死的组织。只有沿着树干边缘的一小圈细胞是活的。同样，作为盖亚的地球，在一个被我们称为“无生命的”的核心周围，有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活的有机体组成的外壳。病毒也被认为是无生命的，而细菌是有生命的，并且是地球上最普遍的生命形式。“细菌最初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从未放弃过对地球的掌控。”<sup>6</sup> 那么，云以什么方式的存在是有生命的呢？

我们可以说，甚至当我们吞咽下云无定形的、延展的形态时，它们在吞噬我们。部分消化后，它们的身体处在我们的“无效腔”里：重组、漂浮。从云里，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身体是多孔的，尽管社会科学工程试图引导我们相信我们的皮肤是一层不透水的膜，是一道防火墙。地壳、红杉的边缘、烟灰烧出的V字形。事实上，我们都只是物质的暂时凝结。

---

<sup>5</sup> Lynn Margulis and Dorion Sagan, “The Atmosphere as Circulatory System of the Biosphere—The Gaia Hypothesis,” in *Slanted Truth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7), 127–158.

<sup>6</sup> Lynn Margulis and Dorian Sagan, *What is Life?*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我们想要吸入和呼出那丝薄雾。感受烟雾浸润每一个部位，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让你流泪。在“一个灭绝、失落、震惊、重新评估和迷失方向的时代”<sup>7</sup>，云对性别身体的影响是什么？什么是冒着烟的甘草根和黑升麻释放出来的可用的毒素、重组的可燃物？或是注入牡丹精华的芬芳雾？在 *Lessons from a Starfish*（编者注：《海星的教训》）一书中，伊娃·海沃德批判性地写道，跨性别体现理论将身体视为一个容器，在某种程度上与自我分离。就像烟雾或河流一样，“身体，无论是否跨性别，都不是一个清晰、连贯和积极的整体。重要的区别不是等级的、二元的、错误和正确的身体之间的区别，也不是零碎和完整之间的区别。而是在可以被冷漠地定义为连贯的转化、去中心化的确定性或有限的可能性的东西之中，辨别它们之间多重的、多变的相互作用。”

---

<sup>7</sup> Cleo Woelfle—Erskine and July Cole, “Transfiguring the Anthropocene: Stochastic Reimaginings of Human—Beaver Worlds,” in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2, no. 2 (May 2015).